

儿童文学
桂冠书系



ERTONGWENXUE
GUIGUANSHUXI

名家新作系列

MINGJIAXINZUOXILIE

追黄鼠狼的孩子

罗辰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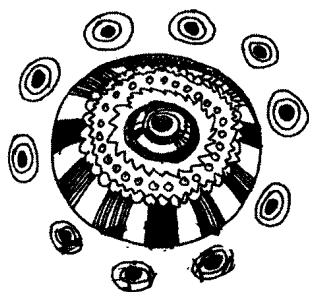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儿童文学
桂冠书系
ERTONGWENXUE
GUIGUANSHUXI

追黄鼠狼的孩子

罗辰生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黄鼠狼的孩子/罗辰生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1. 8

(儿童文学桂冠书系·名家新作系列)

ISBN 978-7-5324-8744-8

I. ①追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
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4407 号



儿童文学桂冠书系·名家新作系列

追黄鼠狼的孩子

罗辰生 著

赵晓音 装帧

陆 晨 插图

责任编辑 庞 冬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王 曙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中心

地址: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 少儿网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: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×980 1/16 印张: 9.25 字数: 107 千字

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744-8/I·3270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1

爸爸要到外边帮工三天。

临走时，他把院里屋里寻摸了一遍，冲屋里喊：“我三天就回来，好好看家。”

“好嘞。”石玉答应着。

“尤其是你叔叔这屋，他刚买的结婚家具，彩电、冰箱，小心别让贼给偷喽。”

“好嘞。”

“还有，这西屋里的粮食，别让贼兜包给装走。”

“好嘞。”

“前些日子，小刘庄有一家，夜里来了辆汽车停在院墙外边，人们也没在意，夜里把几千斤麦子全装走啦。”

“好嘞。”

“什么好嘞好嘞，你听见我说的了吗？”

“好嘞。”

爸爸往屋里一看，石玉正手撑着下巴聚精会神地看电视，爸爸走进屋，一手拧着他的耳朵，说：“我刚说什么啦？”

“说……说什么来着？”

爸爸用手拧着他的耳朵，摇晃着，石玉的脑袋像拨浪鼓似的晃动，爸爸又说了一遍。

石玉说：“爸爸，跟您商量个事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麻烦您一下，您换个耳朵拧，只拧一边，弄得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，多难看呀！”

爸爸给气笑了，松开手。

爸爸走到门口，回头说：“我已经跟隔壁玲玉妈说了，你要是不愿做饭，就到她家吃去。”

“您告诉她我爱吃什么了吗？”

“你小子，一说吃就来精神。”

“嘿，您算说对了，咱是谁？”石玉一拍胸脯，“厨师的儿子。”

爸爸走了。石玉一个人来到屋里，足球赛结束了，他换了一个台，是广告，又换一个台，仍是广告。他索性关上电视，从书包里拿出书来，要考试了，他想温习一下功课，可书上的字跳来跳去，一行行的字像拧麻花似的。他上下眼皮直打架，打了个哈欠，趴在桌上睡着了。睡得这叫香，嘴角上挂着涎水，十一岁的男孩，打着呼噜，就像唱着小曲儿，进入了梦乡……

不知过了多大会儿，他觉得耳朵疼，“哎哟、哎哟……”石玉当他爸爸回来了呢，疼得闭着眼，喊着：“我听明白啦，我听明白啦！”

“你明白个屁！”

石玉忙睁开眼，见是邻居玲玉的妈，他叫二娘。

“二娘，您跟我爸爸配合得真好，他拧我左耳朵，您拧我右耳朵，左右前锋，穿插跑位，互相补位……”

“你还贫嘴，你家闹黄鼠狼啦。”

“黄鼠狼，我怎么没看见？”

“你睡得这叫死，黄鼠狼把你叼走你也不知道呀！”

石玉忙跑到院子里，见七八只鸡扎在墙角，都像筛糠似的哆嗦着。石玉一瞧，少了那只大公鸡。

“公鸡！哎哟，我那只大公鸡呢？”

“让黄鼠狼叼走了呗。你这院子里，鸡飞狗跳墙，我喊了半天没人吱声，忙跑到你家来，大门也不关，四敞八开，一只大黄鼠狼叼着公鸡跳墙就跑啦。你倒好，睡得那叫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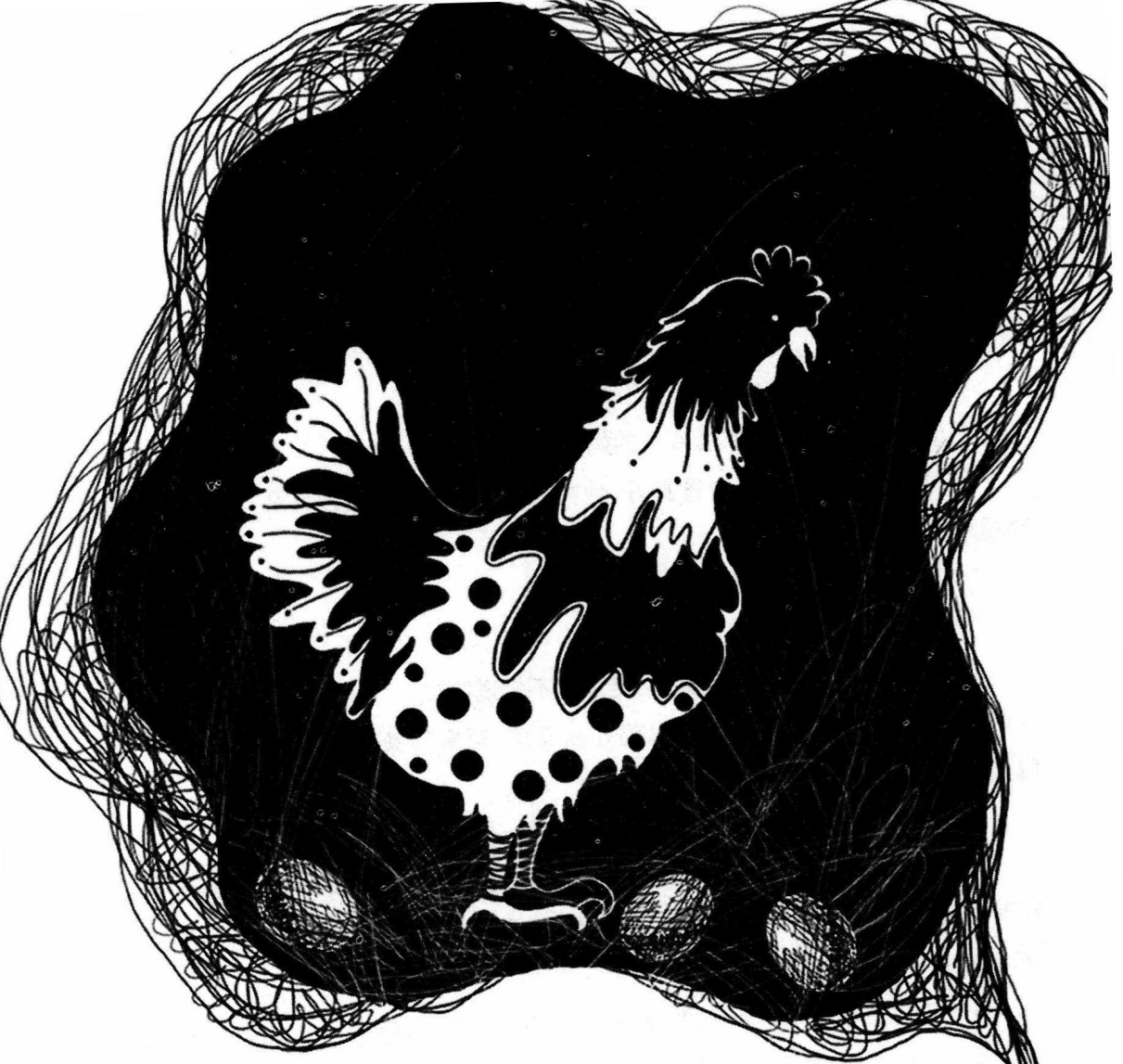
石玉平时最喜欢那只大公鸡，身上的红羽毛闪着光，脖子上的毛是黄色的，黑色的长长的大尾巴，长得个头也大，经常威风地昂着头，一只腿独立站着，名副其实的金鸡独立。八只母鸡围在它身边，争着向它献媚邀宠，尤其是那只浑身雪白的母鸡，总偎在它身边，像个穿着雪白嫁衣的新娘。

“我把它追回来！”石玉说。

二娘说：“叼走了好一阵子啦，深更半夜的往哪儿追去呀！算啦，就算便宜黄鼠狼啦。”

两个人来到屋里，二娘给他铺好被，放好枕头，“睡吧。”

石玉不情愿地坐在炕边，嘟囔着脸：“黄鼠狼，你记住，从今儿开始，我跟



你没完！”

“睡吧，有事儿天亮说。”二娘说着，弯下腰给石玉解开鞋带。石玉穿的是运动鞋，不透气不透风，他又是汗脚，二娘把鞋扒下来，一股浓浓的臭脚丫子味直呛鼻子。二娘用手在鼻子前边扇着，回身到了外屋，拿过一个脸盆，盛上水，又从暖水瓶里兑上热水，小心地用手试了试水温，拿过一把矮凳子，放在炕沿下，把脸盆放在矮凳子上，说：“洗洗脚，臭劲儿的，说不定黄鼠狼就是你这臭脚招来的呢！”

石玉还在惦念他的大公鸡，一动不动地愣在那儿。二娘弯下腰，抄起他的双脚，放在水里，石玉这才意识到，忙说：“我自己洗。”

“算啦，别再沾手啦。”二娘蹲在地上，用双手给石玉揉着搓着。

石玉看着二娘：竟一时呆住了，驯服的还是舒服的，他说不清楚，反正是身子像被定身术定住一样，一动没有动，两眼直直地看着二娘。

因为二娘蹲的位置低，石玉正好从她领口瞅见了两只大白馒头似的奶子。随着二娘两手搓洗石玉的脚，她鼓鼓的胸部也在晃动着。这叫石玉想起了小时候的事。

石玉的娘死得早，二娘的闺女玲玉又跟石玉一年出生的。有一次，二娘正喂玲玉奶，小石玉看见了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手指放在嘴里吮着，哈喇子顺着手指头往外流。玲玉娘看着，一把搂过石玉，让女儿吸一个奶头，石玉吸一个奶头。两个孩子手捧着奶头，吮得啧啧有声。

二娘看看女儿，看看石玉，乐得嘴抿成一条线。

两个男人看到这情景，感慨很深，一个是石玉的爹，一个是玲玉的爹。这两个人，从小一块儿光屁股长大，一块儿在运河里游泳，一块儿爬树掏喜鹊窝，好

得像亲哥俩儿。

石玉爹说：“让玉子认弟妹做干娘吧。”

玲玉爹说：“我就一个丫头，正缺儿子呢，咱就这么定啦。”

玲玉娘说：“什么干的湿的，玉子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跟亲姐妹一样，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……”说到这儿，玲玉娘眼圈都红了，抱紧了石玉，生怕别人抢走了似的。“他就是我亲儿子。说不定，玉子长大了，还是我家女婿呢。”说着，又笑出了声。

这时，二娘给石玉洗完脚，一抬头，瞅见石玉两眼含着泪光正看她的胸部，就笑着说：“多大啦！还想吃奶呀！睡吧。”

石玉钻进被窝。

他怎么也睡不着，一会儿眼前出现闪光绸缎似的大公鸡，一会儿又闪出二娘丰满的胸脯，在昏昏沉沉中，天慢慢地亮了。

天刚亮，玲玉背着书包，手里举着一套大饼馕头走进来，“玉子哥，该上学去啦。”

石玉伸手去接大饼馕头，玲玉手一闪，“去！洗手去。”

洗手洗脸，吃着大饼馕头，两个人往学校走。走在路上，见一些孩子手里拿着闪光的鸡毛，石玉忙问：“哪儿来的？”

“东坑沿上。”

石玉和玲玉忙跑到村边的树林子里，果然，坑边一堆红色的黄色的鸡毛在晨风中飘来飘去，地上还有一摊血。肯定，在这里，黄鼠狼咬死了大公鸡，大公鸡临死前挣扎了好大一会儿。

石玉蹲在那摊血前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掉了下来，“我一定报仇！”他站起来，向

远处喊着：“黄鼠狼，你听着，这仇不报，我不姓石！”

石玉和玲玉来到班里，一些同学手里拿着鸡毛，有的还把鸡毛夹在书里。

“真漂亮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鸡喂了黄鼠狼啦。”

“我们家的鸡！”石玉虎着脸说。

“你们记住，我石玉说话算话，我一定要逮住这只黄鼠狼，为我的大公鸡报仇！”

“老师来啦！”一个同学说。

同学们忙坐好，石玉还在气头上，“我起誓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！”

老师走了进来。老师姓石，是本村人，跟石玉是当家子，但是辈分低，按辈分，还该叫石玉爷爷。

石老师走进教室，正碰上石玉起誓，就说：“你把这劲头用在学习上好不好，黄鼠狼偷鸡，你呢，昨天考试，偷看别人的卷子，这不也是小偷行为嘛，跟黄鼠狼偷鸡摸狗有什么区别？”

石玉被噎得胸脯一起一伏的，半天才透出一口气来，瞪了石老师一眼，心里想：走着瞧！

2

石玉要找黄鼠狼报仇，这事在同学中传开了。

放学以后，玲玉一进家门，就把石玉要找黄鼠狼报仇的事告诉了娘。

二娘一听，把手里的菜刀往案板上一拍，“这仇能报吗？黄鼠狼是大仙，人斗不过呀！”说着，忙往石玉家走，她要拦住石玉。

石玉家住村边，院墙外边是片杨树林子，出了杨树林子是个大水坑，据说是老年间运河发大水，浪头冲破了河堤，砸开的一个大水坑。后来水坑里长满荷花，人们就叫它荷花坑。绕过荷花坑，就是运河大堤，大堤上两行杨树，遮天蔽日。大堤蜿蜒曲折，往北接通县的张家湾，往南通天津的杨村，石玉家住的村子正好在天津和北京的正中间。

石玉家的院子大，种着各种果树。最显眼的就是院中间那棵大杨树，冲天笔直，老远就看得见。他家新盖的瓦房，青砖红瓦，被各种果树遮掩着。春天，院里像花的云彩，雪白的梨花像一片洁白的云朵，粉红色的桃花像早晨的彩霞。

桃花梨花落了，杏花和海棠花又开了。

石玉家有四口人，他爸爸石福是有名的厨师，附近村里有红白喜事，都请他去帮忙。他小叔石喜，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，自个儿学的电器修理，在镇上开着修理店，经常不回家。石玉的姐姐石容，在杨村中学上高中，住宿不回家，老师们都说这孩子学习好，将来不是北大就是清华，错不了。石玉上小学五年级，聪明倒是聪明，就是不用功，逼急了学习成绩就上去，放松点就稀松二五眼。

家里人口不少，但平时就石玉一个人，就像没拴缰绳的马驹子，由着性地玩。到运河逮鱼抓泥鳅，爬树上房，追鸡斗狗，活得自由自在。别看淘，但有人缘，一是嘴甜，见谁叫谁；二是热心肠，别人家缺少什么了，只要家里有就往外端。

说起石玉，有的人说，是聪明孩子，就是没用到正道上，将来呀，也就是个庄稼人。也有的人说，别小瞧石玉，将来全村的孩子里，最有出息的就是他，这孩子有人缘，心肠又好，机灵，这样的人，可别小瞧了，念书好顶什么？比尔·盖茨不也是大学没毕业？现在当大企业家的，好多是念书不好的，念书好的只能当他们的秘书。

甭管人们怎么说，反正石玉活得自由自在，不论是说长还是道短，在二娘眼里，石玉是个宝贝。有时，女儿玲玉心里都嫉妒，说：“您那宝贝儿子在学校又挨批评啦！”

二娘嘻嘻笑着：“男孩子淘是好的，女孩子淘是巧的。”

玲玉撇着嘴：“我就知道，您偏心眼儿，好像他是您亲生的，我倒好像是捡来的。”

二娘搂着女儿的肩膀，“一儿一女一朵花，闺女是娘的贴心小棉袄。玉子不

是打小死了娘嘛，怪可怜的。再说，他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好得像姐妹。闺女，别小心眼儿。”

玲玉笑了：“没娘的孩子是个宝呀！”

二娘家和石玉家只隔一堵墙。二娘家的院子挺宽敞，前些年，房基地不像现在这么严格，又是村边儿上，跑马圈地，篱笆墙扎多远，院子就多大。

二娘家的院子像个大菜园子。

一进门，是条笔直的砖通道，通道两旁，是整齐的菜畦。菜畦的土埂培得倍儿直，畦里的菜油亮刷齐，一畦韭菜、一畦茴香，没有一棵杂草，一瞧就是个庄稼巧手干出的活儿。隔着是篱笆架，爬满豆角，隔过篱笆架，又是油菜、小白菜。通道对面是茄子、辣椒，茄秧上挂着又大又圆紫色的茄子，辣椒秧上长满羊角似的红辣椒。顺通道再往里，是一道矮花墙，花墙上摆着月季、马蹄莲，月季有大红、紫红、黄色、白色等各种颜色，碗口大的花朵上挂着水珠，一瞧就知道，主人是位干净、会打扮的主儿。

走过矮花墙，是道葡萄架，像绿色的走廊，上边挂着一串串带白霜的葡萄。满地灰色小砖铺的地面，正房五间，东西三间厢房，这院子收拾得那叫干净利索。

收拾这院子的就是二娘。

二娘三十多岁奔四十了，外人看来，也就二十七八，长得年轻俊俏。别看是庄稼人，天生的细皮嫩肉，两道弯眉，一双总在笑的眼睛，黑眼仁漆黑，白眼球雪白。她整天在笑，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整齐的牙。

二娘身材苗条，甭管什么衣服，到二娘身上就舒坦，让人耐看。

这些年，电视里评“超女”评“美女”，村里的老少爷们没事聊天闲嗑，评出村

里的“四大美女”，评出“四大干净”，没有争议，二娘头一名。有人说，要是石玉娘活着，两个人可以争个高低。还有人说，别说咱们河西务村，就是整个武清县，要评美女，二娘也是首屈一指。

二娘家三口人，丈夫刘磊，女儿玲玉。

刘磊长得像他的名儿，三块石头垒成的，结实得像头牛，又有文化，十几年前从南方捣腾衣服在集市上卖，挣了点钱。南方改革开放早，他瞅准了机会，奔深圳去了。前几年还回家看看，近几年，听说买卖做大了，发财了，很少回来，每年几万十几万地往家寄钱。

二娘的日子过得舒舒坦坦甜甜美美。

可是，村子里也传出闲话：这年头，男人有钱变坏，女人变坏有钱。刘磊在外边挣那么多钱，兴许早有外心了。

二娘听着，明知是闲话，可心里总也不踏实，有时，就和石玉的爸爸装作闲说话：“您说，玲玉他爸在外边也不知道怎么样？”

石玉的爸爸说：“别人我不敢打保票，要说我兄弟，那可是有情有义的老实人，从小胆子就小，他想变坏也没那个胆儿。”

确实，二娘常打刘磊手机，知道丈夫在外边挺忙，又成了副经理，心里挺踏实。

逢到瓜果梨桃熟了，石玉整筐整筐地给二娘送过来，二娘这边的菜，也整篮整篮地往那边拿。

这时，二娘走到石玉家，见石玉正在切酱牛肉，一边切，一边往嘴里塞。桌上放着几个铁夹子，这是石玉刚买来的。他想用香喷喷的牛肉作诱饵，用夹子活捉黄鼠狼。只要活捉住它，用绳子往脖子上一拴，牵着它到学校，就像人们用

绳牵狗那样,让同学们瞅瞅,咱是不是说到就做到,想到这儿,他嘴角上不由得露着微笑。

“玉子,你可别乱来,咱别招惹它。”二娘说。

石玉说:“咱没招惹它,是它招惹咱的。”

“就算是它招惹了咱,咱也别报仇,黄鼠狼咱招不起它。”

“怎么招不起? 难道它比人厉害?”

二娘说:“玉子,我呀,给你讲个黄鼠狼的故事,这可都是真事,不是我瞎编的。”

“那您说说我听听。”

3

在民间，流传着许多黄鼠狼的故事。

二娘也是听说的，反正传来传去，添枝加叶，可是，人们都说是真的。二娘呢，为了吓住石玉，就往吓人处说……

在我们娘家，也就是大龙庄，有个卖香油的。他做的香油，用的芝麻好，洗得也干净，是真正的小磨香油。远近的村子都知道他的香油好，只要一打开盛香油的桶盖，喷喷香，那香味能飘出半里地去。就是有一样，他没娶上媳妇，光棍一条，见到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，两眼就管不住地上下扫描，有时趁机摸一下人家手，但他人不坏，也不干见不得人的事。

有一天，他照例去赶集，过去每逢集上，买他香油的人不少，他总是装一桶赶集，回来桶是空的。这一次却犯了邪，一个买香油的也没有，人们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就像没他这个人，大晌午了，还是满满一桶油，他连声地骂街。后来，他索性用一瓶香油换了一瓶酒，然后，挑着满桶香油往回走。他越想心里越憋气，

越憋气觉得担子越沉，索性坐在一棵大柳树下歇歇脚。一坐下来，就想起怀里的那瓶酒，拿出来，抿了一口。人心里要是别扭，就想拿酒解愁，一口连一口，本来酒量就不大，又没酒菜，一个人喝闷酒，喝来喝去喝多了，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倒头就睡着了。

等他醒过来，已经满天星星了，四周黑乎乎的。他伸了伸懒腰，刚要挑担子走，从路上来了个小媳妇，穿着一身黑，一头漆黑的头发，一张消瘦的脸，但长得挺白净，一双大眼睛，胳膊上挽着一个篮子，篮子上盖着一块白毛巾。一瞧这漂亮小媳妇，卖油的就直了眼，忍不住上下打量人家。

这小媳妇走到他跟前站住了。

“您是卖香油的吧？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卖香油的忙答应着。

“我买瓶香油吧。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这么晚了，您去哪儿呀！”卖香油的一见漂亮小媳妇就没话找话说。

“我娘家来了电话，说有急事，让我回去一趟。哟，您这香油够香的。”

“纯正的小磨香油。”卖香油的打好油，盖上盖，递给小媳妇。

小媳妇忙掏兜，“哎哟，我出来得急，把钱包忘家里啦，这样行不行，我用鸡蛋换。”

“可以可以。”

“您瞧，黑灯瞎火的，也没个秤，咱就二十个鸡蛋换一斤香油，您看行不？”

“什么多个少个的，乡里乡亲，您说在这荒郊野外的，您买我的香油，这不也是缘分嘛。”卖香油的嘴上就像抹着香油，变着法地讨好小媳妇。